

## 中國古今話飛碟

劉新宇 整理



現代科學一直在探索是否在其它星球存在著有智慧的人。對飛碟的研究即是一方面。其實在中國的古籍中就有這類記載，像沈括的《夢溪筆談異事異疾附》中描述的湖上明珠就有可能是古人觀察到的飛碟。這裏要介紹的是又一例關於飛碟的記述。

《大理古佚書抄》中有一篇題為《客星幻化》的古文，詳細記載了一起飛碟劫持人類，並開胸檢查的事件。“客星”是古代天文學用語，指突然出現在天空的星星。

因該古文極為淺顯易讀，就不譯為白話文了，直接拿出來奉獻給大家。

“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夏五月初三，有客星出，由東南飛向西北，明亮

如巨輪，時高時低，時行時停，見者上千人。此夜三更又出，由西北返至點蒼山綠桃村，降於後村，村中有一石匠和庚，打石於山腳，見亮光出棚觀之。有一物似碾而大如屋，為五色光照，中有二物，似人非人。捉庚入內，光明耀眼。取庚心出而觀之，無痛而不流血。有言，聲如人而不通，至此不醒。幻化中似入仙境，非人間境，有日月星辰，仙境地

色紅而冷若冰凍，無房屋莊稼。人皆似人非人，圓臉三眼，男女老幼難分，穿非人衣，言非人言。才觀，眼前迷糊，不知所以。醒時仍在打石場，回家始知時隔一年餘，家人以為被野物食。余知，親往觀之。觀之，疾胸腹均有一紅色線痕，問之無疼。和庚後五十三歲見余，貌如當年不老。客星幻化，世有多說，大理國記事簿有載。不知客星何物？”

這恐怕是古代最詳盡的一篇關於飛碟劫持人類的記載了。其中的時間、地點、人物都很明確。從中可知，外星人到地球，對人體進行檢測已有相當長的歷史了。和庚所到的“仙境”，可能就是外星球。從描述上看，那兒沒有地球的青山綠水，生存環境應該遠遠比不上地球。

## 薩斯研究的驚人發現

最近俄羅斯《生命與安全》雜誌2003年第3期，刊登了一篇薩斯——遠遠不僅是病毒的文章，從社會生態學角度對薩斯（國內稱非典）的流行進行了解釋。文章作者固班諾夫，是一位俄羅斯社會生態學國際研究院的學者，他表示，通過一系列試驗和實踐，他們得出了獨特而有趣的科學結論。

俄羅斯學者在文章中寫道：通過研究發現，病毒實際上是一種載有精神道德方面資訊的生物，而只有它的一小部份才是我們了解的生物（物質）的方面。所以現代的醫學只是在試圖治療病毒的生物（物質）的一面。而不是清除病毒的根本。作者表示：通過對於愛滋病、肝炎包括薩斯等流行病的獨一無二的產生及流行方式的研究發現，病毒總是能夠在本來健康的身體上自主的產生、發展。而被感染的人很多都沒有接觸過感染源的。這位俄羅斯學者最後得出自己的研究結果：任何疾病，都是患者精神道德方面潰敗的結果，其次才是患者機體外殼損傷的開始。這只是患者在精神道德方面有問題的暴露。

固班諾夫強調說：薩斯是一種具有遺傳特性的高質量疾病系統，而不是簡單的個體層次的疾病，它是一個民族共同體在跨向新的資訊能量層的界限時的一個清理過程。

那麼如何才能擺脫薩斯呢？對於這個問題，固班諾夫在文章最後寫出了自己的答案：提高對健康實質的認識，努力學會做人。

其實，類似俄羅斯學者的科學研究結果，中國的老話、警句早就有了：諸如不做虧心事，不怕鬼叫門，善有善報，惡有惡報，不是不報，時候沒到等等，都是教人通過提高內在自身的道德水準，不作惡事，從而達到外在身體的健康，生活的美滿。不過，俄羅斯學者將整個民族看作一個整體的角度，倒也指出了存在著比老話、警句更高的標準：不但自己作為一個個體不該做虧心事，而且也將對整個民族的健康承擔責任。

◇文/陸然

## 重德修心治頑疾

您聽說過重德修心能治不好不治之症嗎？

有一種因為大腦中樞神經出了狀況而引發的多發性硬化症，症狀之一就是脊髓會有刺痛感，這種病要是嚴重的話，必須終身坐在輪椅上，而且眼睛也可能失明。雖然一直都有新的藥物出現，但是現代的醫學仍然不能治好多發性硬化症，也不清楚真正導致發病的原因是甚麼。

而被公認為20世紀最著名的美國預言家愛德格·凱西，卻曾經治好過一位多發性硬化症的病人，他開出的處方是，重德修心。這位病人是一位34歲的電工，被多發性硬化症折磨已經有3年了，根本無法工作，而且眼睛失明，使得他無法讀書寫字，一走路就摔跤，被多家醫院診斷為危重病人。在對生命的絕望中，他請能夠看到人前世的凱西為他作生命的解讀。凱西告訴這位病人，因為他前世作壞事造下的業力導致了今生的疾病。凱西告誡他要從思想意識中，消除所有憎恨的情緒，還寫下了重德修心的醫囑。

這位電工在嚴格遵照凱西的叮囑去做之後，病情立刻好轉，而且持續了4個月。但是，後來因為他只注重吃藥和復健，並沒有繼續在精神修養方面下功夫，效果就不好了。這樁對生命解讀的案例，似乎在告誡我們，中國的古訓：要重德，積德，並不是無稽之談。當電工看管好自己的行為，注重精神方面的修養，擁有一份仁慈、謙和、無私的心時，他的病情就好轉；當他只注重物質方面的治療，忽視精神方面的修養時，病情就得不到改善。可見修心在我生活和健康中的份量不可低估。

前世的業力能導致今生的疾病和痛苦，可見前世所幹下的壞事，不會隨著肉體的消逝而灰飛煙滅，修心重德能治病，看來中國人代代相傳的善惡有報講的是生命真正的因果。

◇文/王玉

(原載正見網 <http://zhengjian.org>)

## 別有天地滴水中

不同來源的水有自己不同的內涵，不同的性情，關於水在中國古代的已有很多認識。我們常用成語“涇渭分明”。涇水和渭水在匯流時，濁涇清渭，無界卻分明，互不混淆。在長江上旅行過的人，會看到，在江水和湖水的交匯處，兩水分明。不同的水並不是很快就能交融的。

《警世通言》裏有段有趣的故事“王安石三難蘇學士”。王安石有痰火之症，需要用長江中峽的水煎茶，托蘇東坡回四川探親時帶些中峽的水來。不久，東坡親自帶水來見王安石，王安石立即煮水泡茶，可茶色半晌才出。王安石問：“這是中峽的水嗎？”蘇東坡說：“是啊。”王安石笑道：“又來騙我了。這明明是下峽的水。”東坡大驚，趕緊據實以告。原來東坡一路欣賞三峽的風光，到下峽時才記起所托之事，只得取下峽的水冒充，心想，一樣的水流到這裏，有甚麼區別呢？王安石說：“《山水經注》裏對長江的水性有細心的觀察。上峽水性太急，下峽太緩，中峽緩急相半。我這是中焦的病，需要用中峽的水引經，用這個水泡茶。上峽味濃，下峽味淡，中峽濃淡之間。今天茶色半晌才出，所以知道是下峽的水。”東坡離席謝罪。

說到飲茶，人們很早就對流水和止水有很好的認識。《茶經》裏對泡茶用的水有“山水上，江水中，井水下”之說。山水要用慢流的，急湍的不能用。江水要遠離人的，井水要用取汲多的。總之，緩慢的流水能泡出好茶。

關於流水和止水，孫思邈在《千金方》裏談到，煮人參得用流水，用止水就沒有作用。用藥是有關身家性命的事，關鍵時刻差一點也不行。在這裏流水和止水的不同是一定要清楚的。《夢溪筆談》裏也提起，有些魚只能生在止水中，一放到江中就死。還有一種鯽魚，在流水中背鱗是白的，生在止水中背鱗是黑的。

◇文/玉茗

